

九靈山房集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

山居稟

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村當至正中  
嘗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  
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  
昔人有以紳笏為柴柵聲名為鞭鎖者余豈為是過  
激哉願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  
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  
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  
然自閑散以來懶慢成癖懶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  
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  
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

而當官事繁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  
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  
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  
病如束濕一飯之久必四三起而當賓客滿座儼如  
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  
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  
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  
而適又聞道士遺言吐納脩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  
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  
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  
嘲而且以率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  
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為道者蓋或施之於  
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  
而弥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願欲潔身隱退

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  
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  
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  
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  
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  
祭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  
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  
秘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名  
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  
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  
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  
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  
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  
瀛今易其名曰玄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



戴良序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  
宋景濂氏撰成之記凡二卷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  
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  
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  
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  
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  
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  
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  
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  
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  
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  
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

發而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尚矣  
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摘柚之包竹  
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竒忠信村德之民交州多南  
金珠璣瑋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  
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畜也嗚呼  
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  
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  
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柳交二  
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  
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  
孝父之則施政為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  
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  
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  
然非庶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庶侯名阿年

八哈為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  
矣

送藥宣使還省詩序

維陽栞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為吏 丞相開府  
公才之碑為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  
上於是其弟架聞君與之為別者且三載一旦會之  
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問  
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荆之分植遂賦近體詩一章  
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  
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  
子卿為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因  
邈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思情日以新蓋言兄  
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為常邈然若胡秦之不  
相聞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

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為人矣以架閣之為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既歎羨架閣之詩之羨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恚以守常襲故為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乱豪傑並起自武夫賤藝咸被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偉如宋君汝章願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

出何哉汝章為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  
有膽畧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以  
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  
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恠士之為學多不達於世用談  
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  
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尚每棄本而趨  
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  
恒多而賢者恒少幸而為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  
何才難之若是歟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為  
之時可不為之貴重之歟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故  
卒至放棄山林為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嘻吁流涕  
而為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  
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之  
榮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而志方銳他日必不得已

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為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  
即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槩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  
之故壤九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  
有感於中矣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于  
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  
之賓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  
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翌  
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以而不嘉  
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  
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為神之所賜而歸德  
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天以神和四時乳百穀于以  
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



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于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于天者非在乎禱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欤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飢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為神也於是民愈喜咸退而為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第其言為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茫茫今既稔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

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  
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瞻焉為民憂之誠之所感  
天不我遺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取施斯普  
令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穀榮昔也槁葬農人相慶  
蹈舞編躑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令之兩匪降自天  
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相君  
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鰥老令可以飽  
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糗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  
與天為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羨  
時之有年曾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令之喜頌我相君  
令聞不已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  
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

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  
服焉自再朞而至于三月而至于無服其禮有差也  
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已為  
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已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  
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若以大  
父曾大父視之猶已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于  
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已  
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  
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謹所以為孝之大也孝之大者  
蓋以先世之心為心而不以一己之心為心也君之  
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為汴人至兵部尚  
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  
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  
族殷漸至不可於政君乃疚心瘁志掇拾於兵火焚

棄之餘蒐輯於道路間閔之際倣諸史表遂為此編  
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質者又別為篇以見既  
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  
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  
富也辟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祿取榮  
名足乎一已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  
系滂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  
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  
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為世譜而謂子孫不  
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叙者禽獸不若也今君  
倣史表為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以自序亦曰  
子孫視為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  
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人遊龍廟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交日尋而廣信為郡實東南之要  
衝當陳氏據上游即為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  
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  
既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  
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  
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  
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即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  
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為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  
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于時而  
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  
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予以  
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憂故而是身之  
在軍旅中也君為人曠達可喜然好為汗漫游歲之  
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公峯從

入龍虎山游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其業至于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真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夢巨桶斬為荆榛斷塹頽垣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毒茲地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觀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親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朋真侶游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序別而具道之如此

送楊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彛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



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耶三衢距  
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為  
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  
之郡府之職惟別駕為易為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  
而趨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皆視郡守為降殺然郡守  
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  
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為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  
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  
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  
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芻餉之轉  
輸往來之館勞郡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  
難為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  
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  
匿而未出君能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究民

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為將在於此乎  
昔子游之治武成吾聖人首以得人為問僕因竊取  
斯義以為序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  
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  
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  
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為人君者槩以古昔帝  
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  
於一時其能超出乎嘗矣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  
及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  
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  
二帝三王悲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  
始有漢唐宋之為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

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  
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  
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揅論至於此以為人  
君之學會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  
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顧以自朝及夕萬幾出  
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為摘取二帝三王致治  
之由與漢唐宋為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  
之論贊會粹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  
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  
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  
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為  
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  
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  
刑以輔禮明慎為要述慎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

能遠述倭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諤叨為士之名其於纂脩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體之君苟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為君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為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為君盡君道道者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是任者然後  
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  
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  
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  
傅說而君德脩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  
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  
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  
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  
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結之以  
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  
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

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  
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  
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  
皆賢而互相觀法百王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  
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  
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  
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



利而勿害成而弗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  
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  
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  
以清淨為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  
其尚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  
刑罰中殆謂是歟述愛民篇

是食篇第六

是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  
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  
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  
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  
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  
姓是君孰與不是百姓不是君孰與是其是之謂乎  
法常典原人情述是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為士為卒為旅為軍為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矣漢以來能以節制伎繫者定四方載之史冊有足徵焉續戎功奮武衛述制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

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慎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而迎人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視美珎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為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已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玄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况於學乎况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徃徃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指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

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  
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  
者左氏之功為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筮  
之間謹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鱗雜米聚混  
然難證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  
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郎嘗有病  
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擬其玄  
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  
以類而後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  
然後隨文觀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  
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  
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聞乎雖然  
亦將歲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飲自  
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

舍其間以為是經之靈哉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于黃氏義門將自是入  
越黃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趙  
生彥方亦相繼至而吳侯子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  
悉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雖出  
邂逅然蘇先生來自城府彥方至自邑已與子宇館  
寓雖近而亦一居巖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謂余  
又方回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觀江山  
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識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  
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即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  
燈燭光兮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  
云而系之以詩曰

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  
泰階謂父平吾道有如此



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歡宴餘悶懷為之洗  
談諧皆素心倡和盡知己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

山居藁

題跋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  
世胄出治外服膺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  
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  
致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  
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  
亦薨詞為使君家物歷三世尚寶歲無恙而其嗣孫  
師稷復以文藝為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  
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為卷間出以

示良良以三先生學擅一時而一時之人咸仰之望  
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折圭斷璜保護惟謹彼  
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  
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為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  
門知慕三先生之學願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  
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卽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  
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  
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  
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為學者也使景濂無  
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  
卽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嘗從景濂之後以登三  
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  
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題樓彥英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為之材也。然非值夫得為之時，則亦無有可為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為之末哉？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即以智勇聞已，而群盜起鄰境，勢甚猖橫，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為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導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偷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賊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反為之屏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酒以為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值夫得為之時，以展夫能為之材，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始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既官之

後耶人之論君願欲拘拘於事為之末斯亦過矣君  
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  
行良方讀禮山中不及從諸公之後以相與詠歌之  
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為書其出處之大槩如此而不  
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題余蘆訪五大篆後

右東澗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為義門鄭氏書鄭  
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冲素處士綺以來  
咸能守其家法為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為之弟者必  
恭於其兄為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為父兄夫也亦  
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末  
有司既為上其事于  
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  
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為之

低徊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泐水之東已皆按歷之  
矣恒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善  
其善以為之勸哉乃為書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孫  
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泐統有七  
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  
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貴極公侯富比  
封君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於  
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屬  
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於事兄之間而不能以  
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  
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  
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克守其家法而  
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籠天下之  
貨寶不足以為富羅天下之祿爵不足以為貴而其



可富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  
固宜為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  
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  
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  
或不為是皆有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  
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為鄭氏計哉七郡之  
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况為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  
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使恃其門望  
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  
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  
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待制出僉海右道肅  
政廉訪司事云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間出其晏宣明所作冲素處士墓銘

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為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  
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鼠蠹  
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固已裝褫成帙請于待制柳  
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  
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為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  
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族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  
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  
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  
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  
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執血示子孫毋分居致  
使遺澤之滋至于久而不泯同門合釜九世如一日  
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  
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况其嗣人宜其豐碩  
衍裕而無涯哉視彼區區希榮徽寵於一時者又惡

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  
之文以爲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  
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沒糞土不得  
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  
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  
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爲處士之子孫矣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  
至兼并無藝貧富不均厭飽糧肉者有之操瓢爲溝  
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諸鄉邦之  
不及者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爲而爲之哉  
迨其後也天恒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盛至  
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  
計也已暨陽之西鄙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

毋也亦既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為  
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直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為  
常一有不遵其教即款歐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  
袒謝罪改之乃已已而倪氏卒以忠厚相傳迨今五  
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  
以為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  
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  
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罔施而侵虐之是恣雖欲  
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為  
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惟夫夫人之在當時  
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  
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  
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  
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子姻也因出

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祠仙華先生于化城精舍且為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於所謂淒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為之愴然有感先生沒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沒其墓草之淒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塚之祠表墓之碣曾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為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忽哉良既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為之有感於斯矣詩為化城所歲今其主僧若空將摹勒入梓以貽諸好事則夫朝誦而莫詠者

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足以垂勸於後世也夫

劉鑪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林聲字其徒劉鑪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鑪之能聲者甚悉林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鑪鑪之法必擇精金為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鳧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古則失之鄙重輕不審則失之紊薄厚不均則失之襍小大不分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鑪固鑪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為鑪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簾而懸之循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鑪鑪之難也如此今林聲年甫及冠溫焉而易毅焉



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既良矣非六藝之書不諱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十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合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為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也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息氏者耶蚤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偏也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攝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時取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于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泮聲是不猶鑄之善鳴噌吰而清越者耶嗚呼以泮聲之名觀泮聲之為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鳧氏能為之人之模範則師之自為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揚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美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為之範模能鑄之乎許君願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鑄泮聲

跋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觀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第五帖則與其弟竹交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為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今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既得以快覩前脩之真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為人抑何幸歟後學浦江戴良謹題

哀辭

張如心先生哀辭并序

予自童州中郎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己巳之歲始  
獲見君于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鄉校間  
我冠襖衣掀髯聳目張拱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存  
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  
之間固以知其為信厚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  
數從之游而君亦教授于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  
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為甚近君歲時來  
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頽已憊甚坐  
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迺道古今事變前賢  
踪跡亶亶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種學之深凡其  
動作之見于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  
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  
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墮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

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為縣文學尋  
以母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惟肆其意於歌詩善偶  
儻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評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  
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於歸而吾邑  
之文獻將遂絕予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  
為辭以哀之乃為追述平生而為其文曰

瞻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竒孕秀潛  
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脂無膏分甘處  
悴家四空日閱其儲飯有脫粟美芥菘人不我堪我  
躬甚泰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墜恭學徒駭  
奔聆厥風旨覲禮容我年未冠猶雀方乳康方茸歲  
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執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  
同願作昌黎低頭東野為雲龍我方藉之如石就鑿  
金就鎔孰神之筭一朝奪使翳萬蓬蒼蒼盡矣狐號

歟舞靡若風頽瞻我里溟濛決漭吾曷從柰之何哉  
有崇斯土玄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剪其松

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吳公子也至正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于家得年  
四十有一嘗一試于禮部不中二子諤謚葬先生于  
某原葬後一年命良為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承  
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為追述平生而為其文曰  
檀車既堅兮駟馬既良出門折軸兮竟片棄乎康莊  
嗟嗟夫子兮胡實類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  
子之有生兮體予子其羸尪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  
遠遠乎故鄉遂取則夫前脩兮亦既蹈乎大方入書  
林而馳騫兮闖藝苑以翱翔柰學業之已脩兮尚名  
譽之未彰豈不登名於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鸞凰乃

娛憂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  
兮庶無掩乎斯文之耿光人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  
前困而後昌何夫子之齋志以死兮卒無以自副其  
所望夫子之貌不可見兮幸微言之在耳尚烟乎其  
難忘撫遺編以長喟兮仰視天之茫茫彼嚴霜之夏  
墜兮胡獨瘁此衆芳昔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而云  
亡今夫子之洵美兮亦壽命之不長已焉哉小人有  
得其年兮君子有違其殃自古莫不然兮我又奚傷

吳原伯哀辭有序

原伯世為婺之蘭溪人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  
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  
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為辭以哭之嗚呼  
吾尚忍哭吾友也耶吾固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  
予既冠往往聞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舟次溪



澣遂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率以為友與之游數日  
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友也嗚呼孰  
謂別未三載而遽笑吾友耶孰謂原伯之遂止於斯  
耶原伯容貌嶷嶷平居若不能言其取友問學急於  
飢渴至於群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篝燈挾冊  
雖疾病不休倦則假寐凝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  
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沉私相辯析故其父子  
兄弟之間雍雍睦睦而自為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  
孝友最隆也去年秋先生公被

召入京師未幾上原伯名于國子學於是原伯始欲  
崎嶇數千里就學于京而病已作閱數月遂卒嗚呼  
其可哀也已昔韓滂之在韓門讀書倍文功力兼人  
年十九而卒今原伯之為吳氏子固有韓氏之家聲  
學又不下於滂而亦以早死豈殃慶之不以其類槩

如是耶柳原伯獨不幸偶類之耶以予之重有悲於  
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柳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解  
其悲哀以舒予憤云其辭曰

嗟原伯兮鄉之良質甚粹兮才甚長晚秦漢兮刮虞  
唐騁雄辨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秘兮揭  
正陽欽予飾兮儘迴翔暢所實兮晞煌煌履至訓兮  
蹈太防兄弟雍兮親樂康羽既就兮勢乃揚望白雲  
兮期

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馳車兮騁康莊豐隆遇兮  
斲不將忽被髮兮下大荒嗟原伯兮志實強何中路  
兮癡超驟命固屈兮譽則彰願父母兮勿永傷彼群  
黎兮直糶糠名隨身泯兮孰濯其芳嗟原伯兮獨耿  
光雖天且困兮猶壽而昌

陳孝正哀辭

山礫礫兮水瀏瀏下土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  
留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倘有人焉其足  
藉兮寧遠舉以遐游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  
脩探往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履  
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刊剛以為  
柔哀白日之不與兮與匠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  
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楨亦既登名於仕籍兮曾素  
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  
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  
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若驚浪之漂舟凌大江  
之漫漫兮幾如是而不自陷於中流既相我者之不  
慙兮又何為乎舊丘行躑躅而無從兮念去此而奚  
投假大龜以視兆兮將駕馬以行軌已矣哉死者不  
可作兮吾雖居此其誰儔

蔣季高誄辭并序

亡友蔣允升字季高發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  
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遭疾竟不幸天死予方  
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  
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為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鈞孰秉化樞清泪翰流參差報施惡不常豐  
善不常禔貞焉而天狠焉而耆謂天聽卑我是用疑  
哀哀夫子亦孔之辜惟子之先奕葉紛敷邁烈言言  
垂聲吳吳爰暨乃考養德益腴薦生吾子誕茂淋恣  
如康之茸如鸞之雖亦既弱冠克構堂基其文與學  
日動里閭子之為學潛心以稽鈞深索隱探贖研幾  
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為文  
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費辭譬彼錦續五采爛如  
茅葦爭取朝玩夕披人覩其著莫究其微道既克明

動罔不宜義以為開禮以為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在家而理在國必治九厥未試我惟子知子之在世  
蓋亦庶幾為遂遐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方茂其枝  
荆玉蘊璞將獻于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萎嗚呼哀哉  
玄首兮未華壯志兮竟隳逝日兮何長生年兮須臾  
俄舊宇兮改觀乃遽襲兮遺衣少妻兮嗷嗷幼子兮  
呱呱魚駭躍兮同感鳥哀鳴兮增歎豈外物兮有遷  
固歡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  
莫追柰輻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鬼黜兮魂飛  
飛子去我兮何歸既碩瞻之靡及庶陳情於素旗嗚  
呼哀哉

朱茂清哀辭并序

茂清朱漳世為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  
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歸俄而疾作竟死年四十

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戕其帥  
城門晝閉城外居民即謹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  
予亦挈妻子登舟溯流至烏傷境因自嘆去家遠行  
橐枵然無以給予材性下又無他伎術搖動人又不  
得好義倜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為溝中瘠也其幾  
矣為是憂之甚既而遇茂清於道途茂清乃迎入其  
家見其子姓已即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  
者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者踵至予亦買  
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  
耶他日或還山或仍客郡城予即不能往茂清其過  
我耶茂清曰是亦漳之言也予既復居郡東門且將  
致茂清雙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雖硬塞不勝  
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即哭之者猶奠訃者之或妄  
後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



茂清之死為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  
為人解紛若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  
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為言其鄉鄰之鬪爭無訴者宗  
族之顛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生  
以為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  
云噫茂清之賢如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子  
既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辭斯作  
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  
相也如之何弗傷

祭文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  
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得師  
蚤叩巖南繼謁仁翁象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

乃克新得歛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  
觀厥會通厯材碩德一二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  
衣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戚里絨幣走門惟日憧憧  
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脩曰驗於為  
以樞厥鍾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胄子  
聞羶而附鼓篋而從司誅奉常領教儒臺聲甚颯颯  
包茅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軺傳  
以活疲羸從祀匪德禮官憚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  
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泣汝都曾未期月教雨其濛  
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疆我理先生止之  
慚屈盲聾已則有粟先生均之廩士告豐報政而歸  
蜀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著書藝新照字歲且十終  
四海環眎英聳如山炳煥猶龍飛剡文章論薦公車  
上達

帝聰

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  
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轍未安門已弔凶嗚呼先生  
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肇自童蒙  
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  
在麻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窘茲賤寒  
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閔厥躬  
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  
亦云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整  
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  
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輻車既駕恭陳薄奠  
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魂毅兮鑒我哀恫

大人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閱博雄深披星斗

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創意遺言搖毫行墨  
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陵駕乎傳匹  
而况律已温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常言  
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  
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蒞事務殫  
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  
儒臺啓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  
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  
獻納究蘭臺之撰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颺散而星沒  
嗚呼哀哉

國殞其良孰為衡石人殄厥師莫有殄式彼縉紳之  
在位因匍匐而凋恤糾公之棺者有以駭都門之見  
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楚測况某等近連姻  
婭早蒙振袂當靈車之遠還情怆怆以何極睽荆山

之故墟日徜徉乎履舄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玄  
室痛幽明之夙隔莫有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尚  
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已  
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幃道  
左薄陳香幣之奠為文以告之曰

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  
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  
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  
為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碩時世之迭更遭風變而  
雅廢苟有道以為之本根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  
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謂有志是以雖當巢傾雖覆  
之餘橐倒囊垂之際借楸聊之一枝曾風雨之不蔽

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為筇或纫蘭而  
作佩訪虞婦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是跡之所經  
匪山顛則水瀦故九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  
窮搜遍攬以為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壹  
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寫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  
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調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  
室之空而躬之瘁迨黌宮之借師遂有來夫力屨以  
其得諸已者淋諸人亦既有以慰懼其心意信鄉社  
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沉酣乎酒  
醴挾麴生以與俱卧匏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  
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僊華之故墟誠衆芳之所  
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是中而括蒼有吳延平有謝  
亦翻然而來涖人之望之要不翅夫呂氏之友朱張  
方參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媚學之徒惟蜀山為可



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裊君之精邃亦皆可挹而  
可厲先生之於三公咸弟撫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  
永振巖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游若晨星之飄墜  
幸靈光之獨立尚差峩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  
川以之而暉媚亮斯人之不泯亦塵飛而烟委嗚呼  
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  
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津瀉將見黃鍾大呂之音自是  
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且交陳而並舉某等之於先生  
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粉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  
泛或以友朋而密迹咸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  
夫何鄰燭之輝不照泣麟之淚當靈車之既駕痛括  
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尚愀焉而鑒視尚饗

墳記

志樓楨殯記

嗚呼是惟樓楨之殞楨於子為姻家子子往時僑寄  
邑下居相迹也每見楨在群兒中眉目清揚進趨閑  
整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子往弔其家復見楨  
衰絰中呱呱涕洟若嘗習於禮者用是益竒之其後  
楨家寢衰橫逆蠹起楨纍然無依子亦挈挈道路不  
得日與楨接歲時間一見楨楨則泣而言曰吾祖父  
不幸俱歿不令子實遭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  
見先人於地下矣子至是則又未嘗不杜其為人一  
日楨果以狀聞于縣慨然欲再植其家父之其橫逆  
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  
栗為兒恒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  
為之究治其寃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子於樓  
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觀楨之祖父俱亡固已  
竊為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禦強侮又未始

不為樓氏慶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  
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  
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  
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寧獨樓氏哉樓氏世居發  
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為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  
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德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  
也卒後之某月某日其母殯其柩于某原且使請文  
於予予年長於楨而分高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為文  
以志其殯

陳府教壙記

先君諱士貞字彥正姓陳氏孀之浦江人曾大父諱  
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會宋亡  
不仕社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

諱遠大八

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妣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也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辛酉卒於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初娶凌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倫以從子為之後王有女一人曰倍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頴先君卒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克葬於興賢鄉之嚴家塢從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以明經決科從鄉先生深裊吳公游習春秋以襲家學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同列薦諸朝事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慶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官未期月丁內艱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

院乃以累考序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  
思奮拔以自見命下即趨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  
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  
七十沉痾久弗瘳先君晝夜驚疑扶持保抱若嬰孺  
然人皆以為孝在童冠時嘗從鷲鳥以搏執自娛大  
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  
可即盡收撲死之其速於遷善人亦以為難先君端  
重韶默介潔有常不能脂膏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  
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絕不以  
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答少閑則挾冊不置故  
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伎神仙道家  
之言靡不畢究為詩文深沉醲郁見推儕輩晚乃不  
欲溺志俗學尤以存心養性為務扁所居齋曰儼若  
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鞫毒言不成辭姑序次

梗槩納之幽宮其詳則俟立言者銘焉孤子倫泣血  
謹記

元故戴府君墳記

嗚呼我先君諱暄字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  
諱珙祖諱錫父諱濤妣陳氏先君器度凝懇恂恂寡  
言遇物恒多恩有寬厚長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  
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讓  
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政庚寅歲九月辛酉  
卒家逾月丁酉葬與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劉氏  
先十三年卒墓同穴子男三長堯亦先卒次良次元  
女一適趙良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  
先君之德之懿柰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  
求銘以登載盛美謹鑿誌石納于墳中嗚呼蒼天父  
兮何在孤哀子良泣血記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八

吳游稟

四言詩

山有杞

趙母詩

五言古詩

別鶴操

感生

數年

孤女別主母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長洲苑送人

劍池送人

遊湖上諸山

登堯峯

同楊文舉提學游南丘

陪陳夷白左司省先隴遂游湖上諸山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寄陳伯將學士

送陳太守



追發胡古愚博士

對兩金蓮可送酒至

徐升度遺紈扇

蔡經歷使還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偶書

秋菊圖贈別

次韻宿西山

送陳同知之官

周左丞家賞梅

蔡伯顏丞相祠

題李道士鶴瓢

題陳學士小丹丘

題梅花在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治圃四首

次韻夜直

泛石湖

登靈巖

宿龍山

上天池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宜興張德揆送兵吳門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送讓師還中竺  
題貞壽堂二首

始發吳門  
雨夜泊秀城憶同僚

至杭宿錢塘驛  
登飛來峯

泛西湖舟中飲酒作

游吳山承天觀  
抵富陽宿縣治作

入胡源  
次塲口

至古城飲馮氏家  
望九靈山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九

吳游集

五言古詩

贈婦

婦答

傷李氏妾

泛海

渡黑水洋

望大牢山

抵膠州

宿高齋

過營立

至昌樂

次益都

七言古詩

題劉輿之騎牛圖

題天馬圖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次韻徐孟岳春雪禁体

湖州行送入作郡  
豕圖行

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次韻白頭母

題趙隱士卷

故人子以蚤年中選喜而有賦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

送趙司令

除夜客中二首

歲暮留別二首

自定川入海

渡黑水洋

次大牢山下

至膠州

宿高密

過營丘

寓昌樂

次益都

送班景道

七言律詩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次韻游寶華寺

次韻袁逝

次韻寄陳大參

次韻憶張雲門

次韻游尚方

次韻游靈巖

次韻謁文王公祠

次韻游湖山

渡海

黑水洋

登大牢山

至東膠



宿高密

營丘

吹昌樂

北海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七言絕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韻陳夷白韻

秋思二首

山東九日二首

憶汪遜齋二首

送陳仲宣東還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

吳淞亭

碑

揚縣丞去思碑

贊

蔡履菴像贊

道衡禪師畢公像贊

箴

汪一誠字箴

銘

退思庵銘

說

山泉說

書

投知己書

傳

丹溪翁傳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一

吳游稟

記

重脩甫里書院記

上海黃溪義塾記

守愚齋記

三樂軒記

刻源記

六柳莊記

小丹丘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日月齋記

上海鶴沙義塾田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二

吳游稟

序

春秋案斷補遺序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送胡主簿詩序

送王都事序

淮南紀行詩後序

送路理問序

玉筒集序

夷白齋稟序

送傅子異序

送王理問序

送能上人詩序

琴川志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三

吳游稟

序

送董郎中序

送真郎中序

送楊都事序

送馮真外序

送劉以順詩序

送錢參政詩序

送陳嘉興序

送丁山長序

邁院判哀詩序

贈葉生詩序

沈僉院送行詩後序

贈醫師朱碧山序

贈蒲察鎮撫詩

禪海集序

雲深詩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四

吳游稟

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殷府君墓誌銘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申屠先生墓誌銘

方大年墓誌銘

亡妻李氏墓誌銘

衛節婦墓誌銘

陳廉訪壙記

祭文

祭陳夫人文

九靈山房集卷之八

吳遊稟

四言詩

山有杞并序

男戴禮叔儀頌編  
從孫洞伯初同編

山有杞為董生疾符作也生侍其父正齋公官吳中見吳中山水之勝念父之不能以游息也為作圖以娛之

山有杞于吳之里君子至止可以宴喜水有魚于吳之墟君子止居可以宴胥于山于水有軒騰騰何斯遠斯莫或遑處于水于山有亭閑閑何斯遠斯莫或遑安安其可懷耄將至矣今也不樂歲月逝矣爰作斯圖式歌且謠頌言公退惟以逍遙其樂也哉

趙母詩

汎彼茗水可漱可濯閨門有閒樂爾貞泚汎彼茗水



可泳可游閨門有肅樂爾貞幽于彼茗矣其流泚泚  
樂爾貞幽今其逝矣翼翼孝烏息我庭柯反哺無從  
傷如之何翼翼孝烏晨集于林願儔相鳴實感我心

五言古詩

別鶴操

仙禽胎化初振迅東海間異質清以曠明心迥而閑  
徘徊騁天步逼仄隘人家夕飲慕瑤池朝翔想芝田  
願逐華亭侶來乘衛國軒丹羅既掩翳青繳亦羈纏  
悅首時獨思對影恒自憐飛群徒在望驚孤那得還  
王鳩知候晦旅鴈識天寒人不處睽誰何能喻吾言

賤生

中經閱真訣內策昧遐討受命歎蒲姿養生疑桂腦  
兼曆已從華愁容亦收藻空慚皇覽揆敢擬彭年老  
僚友歛鱗集杯盤娛潦倒酣醉及中觴感悅乱双抱

坐當晝景移起矚時物好簾前花受風階際露停草  
無情固難恃有生亦誰保得酒且歡酌萬事付玄造

歎年

運行歸有窮餘生會當幾恍忽度華年蕭條臨暮齒  
棄襦慚英妙游談愧名理偶叨末路慶復覩東都禮  
藩國揖文雅鳳池接冠履願嫌恩私被莫稱駢服美  
忝竊旅孤蹤憂歡將二祀浮榮空此時芳長竟何許  
齊景悲牛山宣尼歎逝水此身誰不贊長意自無已  
屑玉昧瑤淵斲藥之松髓吾其翦眾念且酌穆生醴

孤女別主梓

沈中悅以憂也即謾議別室  
後為時續戲嫁也

賤妾奉君日父死方未期妾心自為鄙安知高士懷  
高士重明義豈昧居室時深閨朝暮入不肯一回窺  
君德海之大妾身水之微大德固不虧微身將何依

水萍已無定兔絲賴有施遂伸皎日誓永絕行露疑  
百金諒非重獨行誠所稀在君迺其常於妾良不貲  
絲絲感嘉惠遲遲出門基願為雙飛燕猶及傍君幃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浙浙扇晨颺塗塗散暝霏翳翳繁陰結淒淒陽卉腓  
開冬感徂物高會洽音微嘉肴薦文鯉芳醕獻蘭卮  
列坐侍星弁駢筵選緋帷綺席全當牖朱簾半隱扉  
已酣亭上酌復玩軒中竒羨話既愉心麗句更流思  
清事古難偶歡合情所希及今不為樂後茲將待誰  
但乏瓊玖報虛蒙桃李施惟祝養生年黃髮以為期

長洲苑送人

聖澤竭周京伯功侈吳甸館娃既有宮長洲復名苑  
竒葩由化造異羽自神選娛樂纏睿思盤游注英眇  
託乘色斯升觸輪賢已速治亂良未尋興亡竟誰辨

嗟此世運移悽惻海田變君子屬于役舉觴此追餞  
行矣臨長途悵焉罷歡宴何當即旋駕名邦重游衍

劍池送人

祖龍南狩年拔劍當風立慷慨逞雄心斫石石為入  
耿耿秋水光稜稜銖花漉殺氣纏蛟螭腥痕凜原隰  
參差世祀移寂寞威風戢要離去不顧湛盧見之泣  
英圖悵若茲餘波眇誰挹茂宰歛騫騰軍容何翕習  
仗劍戍三邊斬首當幾級惟國養甲兵有懶須討襲  
相期獻凱歸此地共栖集

游湖上諸山

澄湖總地德連山雄寓縣嵐氣川上浮林影波中見  
東臨帶吳會北拒袷楚甸上峙岫如複下亘水成練  
參差窺粉堞出沒見丹殿宏麗蕩前聞游觀踰昔踐  
君侯挺竒興軒蓋此追衍雲隨朱旆揚路繞頰霞轉

五藥芳可采三芝秀堪攀  
升高望已騁即卑趣仍展  
頽言謝羈纏久茲事攀援  
結網政未能臨淵亦徒羨

登堯峯

已從緬泉游復向堯峯去  
堯峯眇何所眇俗不知處  
披拂強追尋疲疢害凌遽  
息喘倚茂松濟勝犯零露  
積石擁近溪飛嵐護遙樹  
仰觀天宇垂俯睨河流注  
石湖尚波瀾洞庭但烟霧  
游子多悲懷觸景增遠慕  
微跡既漂泊流年復遲暮  
半生僅一來百齡能幾度  
回駕悵難淹又復首前路

同楊文舉提學游甫丘

疲榮厭府寺思閑愛林丘  
今晨偶從告薄言為茲遊  
輿馬出城郭冠蓋集朋儔  
尋雲共陟峴吟風同倚樓  
池浸劍光冷石拱講臺幽  
立席餘昔勢慙泉溢前流  
邀聽已咸踐新賞復旁搜  
樹杪吳岫出天末楚雲浮

睇迥距遙甸臨卑撫平疇萬象固如昨六龍寧暫留  
且茲酌芳醴相從滌繁憂豈不念行役天道良悠悠

陪陳夷白左司省先隴遂游西山諸寺

孝理昭令典哀敬著前經方冬謹封樹肅命省丘塋  
侵晨發西郭平旦越脩坳飛蓋上坡陀憑軾仰光靈  
白楊何蕭蕭悲松復泠泠以茲霜露降益起悽愴情  
本深末斯茂源濬流愈清林氏既尊盛伯氏亦光榮  
祿厚養不逮寵極坐自驚感深去復留心惕久廼寧  
尋徑稍出陸移舟更穿汀林寒霜雪白寺古莓苔青  
循廊阻昏黑失路屢顛傾怯風坐深閣恣月開疎櫺  
含思及明發鼓勇復前行緬泉裂地湧堯峯矗天橫  
拍欄晚寒并尋山窮絕陞躑躅東林莫徘徊西月外  
將命晚或道急時暗催船船居類坐飢蓬宿訝拘囹  
防流塹宵閉戒暴城夜高更關占漏密家近驗舟停



芳晨已罕遇良會亦難并况茲同游侶一皆間世英  
或為鳳薄霄或作鴻入冥或分庭竹潤或奪春蘭馨  
獨余事漂泊願影久伶俜豈期當末路亦此託前旌  
忝竊雖過任感荷實所盟願言日追從放浪終百齡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平旦起趨府日晏未遑食羣言方究萬紛務諒非一  
進豈無云補退猶持夕惕仰窺令圖廣俯察道言密  
得喪事既知治亂情亦識遭時匪過任撫已恒自失  
玩辭戒負乘觀噐忌傾側孜孜竭勞勤役役忘宴息  
在疚尚懷憂從告詎思佚琴言澁未和吏案浩已積  
迓騎應久俟來客復如織晨出愧蓬心晚沐感霜色  
乃薄干祿情欲弛荷擔力執戟固已疲草諫亦多疾  
萬事莫並歡重負寧遽釋不見戾天羽林木已難擇

寄陳伯將學士



捕厦必衆材成裘必群腋自非合才彦何能定家園  
若人蘊嘉猷生世值明德鳳池因託身龍淵尋矯迹  
載建家王禮復覩漢朝則清芬播方來惠心邁疇昔  
夜直灑天階晨趨媚蘭室密謀已究萬妍論信非一  
吾徒方倚賴微軀荷蘇息無言腹背羽永愧排空翼

送陳太守

迅足羨奔影羈羽忌離聲明暗既異姿判止亦殊形  
若人東州彥生世昌運并軍帳早嘗入省幙晚所經  
一朝剖符竹千里治專城飛蓋出南郭肅駕驚脩壻  
側聽江風響俯睨湖光明去意不可淹行旆安得停  
願已正維繫臨衢逾屏營賓朋徒滿眇何以慰吾情  
吳中追哭胡古愚博士

少小媚桑梓薄晚遠枌榆因念平生交長慟千里途  
伊人富才彥清聲播中區翰逸唐晉間文超秦漢初

董華照往典孔鐸振今衢上國羽儀盛曲臺恩禮殊  
朋情日夜密徽音歲時踈以茲隔幽明况迺遠里閭  
竊祿逐雲旅載筆預人徒摘辭空有屬搗管若為書

對雨金達可送酒至

星纏離夜月桂渚菽朝雷族雲起泉室零雨下陽臺  
飄簷方似霧集地復如埃空濛迷野鷺沾洒滑階苔  
旅人之愉悅孤館獨徘徊久缺清醑至忽值白衣來  
豈不欲為酌因君停玉杯

徐林度遺紈扇

團團七華扇名在制久缺感君裂紈素與蒙却煩暘  
入手訝如珪暎容疑學月玩之炎氣消握之微風發  
却願暑長在無使君暫歇

蔡郎中使還

巖車辭楚壤飛榜涉淮河畢使遂還心延瞰起悲歌

蕭瑟涼海風，涵湧大江波。登艦遲來雨，蕩槳及歸霞。  
相公征不庭，威命被四遐。萬騎若雲集，千旌亦星羅。  
士馬固溢肥，境土猶犬牙。帷幙有深謀，君子在所荷。  
樽前可折衝，堂上有干戈。中營方倚注，正遠將如何。

偶書

皇元邁迤邐，海宇咸震蕩。兵戈絛歲月，骸骨纏草莽。  
魑魅在野，獠蒿萊沒，衢長上。宰奉王靈，按劍赴楚壤。  
水涉艱萬艘，陸出車千兩。一舉清大憝，載舉走姦黨。  
芍陂既昭潔，合肥亦澄朗。肅肅整歸途，翩翩蕩迴槩。  
昔邁歎涂艱，今來樂河廣。惟茲盛勳業，一由進忠讜。  
鞠躬軍帳中，指頤將臺上。制勝獲先鳴，收功膺上賞。  
吉甫六月征，公旦東山往。愧無風雅音，長歌繼絕響。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木質本堅勁，雕刻乃有施。屈體奉時好，鞠躬承宴疲。

戀月載三坐怯風四五移但願丹心在不使素塵縈

秋菊圖贈別

有美當階菊秋萼何離離逢君掖垣宴摘以奉金卮  
玉指遺故香朱唇含昔姿無言勸醕餘根株長別離

次韻宿西山

旦棹東湖澁暝策西山麓林光漏月清水影漾天綠  
初風草故和窮律轉新肅悲來攢人懷山房不成宿

送陳同知

楚客事晉君已皆榮厚祿身章嚴犀象鼎食飮梁肉  
荀范作姻媿趙魏與追逐旦夕馳道出夜旁天居宿  
故悲絕宗黨新敬起賓僕東洲有儒生官路獨迷蜀  
青年結主知窮老佐州牧今為千里行猶未分符竹

周侍御家賞梅

託根向南苑發萼當北枝逢君後園宴折以慰佳期

遠近非一香，參差多異姿。餘榮未渠已，晚實方見奇。  
要知調鼎日，復此奉金卮。

祭脫脫丞相祠

灌七苾琳醑，充庭潔薌膾。禮為明祀用，功由報事昭。  
升朝後公封，逮事愧王寮。祠使偶陪廁，福飲遂招邀。  
想水既駢遊，貪山亦停撓。徘徊媚良集，放浪愛清朝。  
英英雲度林，泫泫露棲條。暄風蕩鱗羽，泚景麗江皋。  
神祐溢瞻聽，民思播謠諠。冠蓋歛聚散，園塋轉岩堯。  
登城騁回望，遺業相與高。感歎遂成章，聊用布同袍。

題李道士鶴歌

羽人解騰翥，託物示靈竒。遂使園瓢種，亦幻仙禽姿。  
長喙已忘豕，輕軀時欲飛。投贈有深意，世人那得知。

題陳敬初小丹丘

遙途念鄉縣，晚志重仙靈。結搆避公館，卧游資赤城。

瀾漫泉湧渠合沓雲翼櫺峭愕天未起飛流戶外清  
山川隔舊賞庭院暢新情靜有幽事悅動無塵慮縈  
何必踐台嶽茲道可長生

題梅花在

離離在 upper 梅粲粲獨言奇橫窓低可折雜霞遠難窺  
光翻却月觀影乱合水池長遠一枝使竟歸三實詩  
芳歲固云暮高標寧遽移但恐草木心區區君不知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淵襟眷儒雅藩國盛名流鳳池早嘗集帝衛晚仍留  
禮謙及時暇昌會因澤周頤余陪鼎食復此薦民謳  
世慶共汪溢身願兩綢繆所愧允濁資謀從仙珮游  
以純扇遺人題其上

我家白紈扇巧製出孫技股勤奉玉手與君却煩熨  
提携微風起出入明月隨所恨秋節至君恩不可追

治圃四首

三春豐雨澤晨興觀我畦嘉蔬有餘滋草盛相與齊  
勗力治荒穢指景光已西好月因時來歸路杳然迷  
暮鳥尋舊林晚獸遵故蹊我亦息微勞去去安吾棲

其二

長夏罕人事齋居有餘閑壯窓多悴物且遂灌吾園  
攢根既舒達積葉亦蔥芊瓜瓞繞畦長新葵應節鮮  
抱甕一回視生意盈化先在我豈不勞即境多所歡  
悠悠千載間樊生信為賢

其三

萋萋素秋節淒淒天宇清挈杖視西園俯仰傷我情  
藜藿日就凋惟見野草青草青亦幾日霜露早已零  
萬物會有終人生無久榮功勳苟不逮未若託林壑  
所以荷蕢翁長歌悲磬聲吾其理吾圃聊以隱自名



其四

窮冬霜露下谷風轉淒其以今四運周感茲百卉腓  
披榛歸北園墟里故依依桑竹餘朽株臺榭有遺基  
野老相與至朝諧談昔時談罷輒引觴陶然無所思  
紛紛世中事寒暑相盛衰此理苟不勝役役徒爾為  
既以適吾顏何能忽去茲

次韻夜直

公署近霄漢時夏暑不侵金壺殊隱隱玉漏正沉沉  
官燭明綺座夕香散瑤林揆已知為忝慨然愧華簪

泛石湖

東髮企名都游宦及茲年遂陪登瀛侶來上汎湖船  
水光曜殘日林影溢中天巖穴停橈見樓臺鼓柁看  
蒼蒼斂暝色霽霽曳寒烟菰蒲有餘淒鷗鷺相與閑  
窈窕迢迢浦蕩漾媚遙川水宿怯宵清蓬卧爰月穿

俯視潛夜魚仰睇衝曉鸞  
窈身愧浮霄歛志慚躍淵  
何當謝寇履歲晏此盤旋

登靈巖

茲山信竒峭屹立與雲齊  
高閣枕危峯古寺俯回溪  
太湖襟左右洞庭亘東西  
披拂凌丹梯鳴琴忘故臺  
採香惑新蹊眇眇驚麕竄  
唧唧飢鼯啼昔也宮娃駐  
今茲山鬼棲吊往固傷惻  
念來亦悲悽盤遊古垂戒  
此道願無睽

宿龍山

旦發石湖曲晚過龍山垂  
遙峯樹暝日寒谷斂晴霏  
緣源殊未極即陸淡忘歸  
既投孤館息遂悞君侯知  
談諧獲心醉觴詠使情依  
平生仰高風此夜挹清徽  
因之念所思如何獨愆期  
泉石余方玩疾疢君自縻  
安得同携手眷言此棲遲

上天池

良游思已愜騰地喜仍踐筍輿穿竹行雲路盤空轉  
蓮峯見翠崒天池觀清淺石竒斜匝林徑古曲蘅薜  
躑躅日已晏沾洒露猶泫回駕諒難淹逸趣歎莫展  
理乱良未形得查竟誰辨寄言同懷客且茲息疲蹇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閃閃練月宵稜稜素秋節舍棹上孤亭臨江候歸客  
佳人殊未來幽意為誰適徘徊當夜半彷彿去天尺  
仰接銀河橫俯照星緯逼直疑穹壤連豈有人世隔  
飄飄形若蛻眇眇思何極居然怯風露聊復就衾席  
亦既不成寐將何慰茲夕賴有同心人連床話疇昔  
宜興張德機避兵吳門

避乱去鄉族十載未旋歸亦知事必是何意身見之  
風雨交橫來波濤無已時人各念栖息胡為淹在茲

目覩長途阻心懷故里思義興不可望一望使人悲  
治亂良未形聚散焉可期請君剪舊念一任合與離  
不見門衢外歲歲轉蓬飛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離亭漾水寒別幌耀霜白是時息行旅念子赴長陌  
郡政罷刑書閱讖典商舶逸駕已難追况勉康衢力

送讓師還中竺

世方疲戰爭師獨樂閑靜稍臨鶴市途復憶雨林境  
緣源睇雲壑憇樹悅烟嶺身名已俱遣况乃塵事屏

題貞壽堂二首

青青澗畔松歲晏葳華滋衆芳日已悴風霜何獨宜  
祗緣一氣貞何處有榮衰人於萬物中寧復不如斯  
惟堅歲寒節乃異春花飛所以楊令母高堂壽期頤

又

吳門盡西垂中有楊母堂龍煤鋪作榜嘉名偉煌煌  
亦既榮祿養婆娑壽而康問胡能致之惟貞神所相  
是行一不然萬事易乃常不麋眉壽詩却詠棘心章

始教吳門

冠裳坐自東窘此文墨職終朝事馳翰日晏不遑食  
及茲將使命翩然就行役忽見江中水鷗鳥弄群翼  
款款身既閑悠悠意何適便欲尋舊盟同游復同息

雨夜泊秀州城下憶僚友作

晨風變泐景春霞啓陰期雲根結翳翳雨足散垂垂  
鄙人獨言邁去掉不得維路無行輪聲岸有荒楚滋  
暮抵秀城下夜泊河水湄游魚返深渚啼鶻起重基  
客途玩物理寧不恋所思

至杭宿錢塘驛

昨夜宿臨平今旦入錢唐明岑淨朝氣迴浦漾晨光

隱隱吳岫出遙遙越岸長稜稜見摘堞戢戢觀攢牆  
堪歎游歌地都非佳麗塲樓臺已闕扉闌闌亦荒涼  
平生昧陳力未暮忝為郎徒然感恩義誰復聽忠良  
晚投公館宿官燭何熒煌自憐無補報歛愧繞中腸

登飛來峯

人言西山好茲峯更奇絕飛來自西裔悠悠弥年月  
使行偶經從息徒此必越結欣涉迴澗淥慮探奇穴  
嵌窞去崖斷詭仄歸蹊缺梯苔晞膺捫蘿瞰深樾  
可憐瑤圃境盡入兵火劫雲捧歛已墟忍草亦棄歇  
吾聞西方教空色俱寐滅莊嚴適增累幻化匪虛說  
伊人信往矣對此空騷屑

泛西湖舟中作

夙負海嶽志緬懷西湖名嗟蛇去玄髮邂逅徵素情  
駟輕依岸息畫舫漾波輕前睇蘇堤繞旁窺葛嶺橫

恋結處士祠悲纏忠將瑩興繁賞屢失境變魂愈驚  
雉堞見新築輦亮失舊營空餘歌舞地詎聞簫管聲  
願余文墨吏違知治亂情人隱雖未弭客懷聊暫清  
一動群生念咄咄何時平

遊吳山承天觀

石迳趨魏宮雲霓倚層甍昔聞帝子游今見羽人宅  
鱗居庭際擁蜃閣窓外闢複嶺曲且盤喬林隱復直  
路縈賞心侶谷館咀芝客即近已欣觀撫遠亦驚覲  
離離越樹青渺渺海門白乘風遲來潮倚月候歸汐  
徘徊憶天險俯仰誇地德于時將指使暫此盪塵臆  
豈無犬馬情終負烟霞癖何當解朝組相從隱仙籍

抵富陽宿縣治作

戾戾風蕩波鱗鱗雲出岬乘輅臨安道拍景富春郭  
吳節春已暮隨處寒尚薄井陽對人掩傾潤灑衣落



解鞍憇危嶺倚劍望幽壑  
飢禽聲固慘孝帝勢尤惡  
既暝入公署息念坐塵閣  
俯思還浦魚仰憶迴風鶴  
以之念鄉縣臨觴不能酌

入湖源

榜舟渡長浦搔首望遙山  
西界出吳道東臨入越關  
到家諒匪速跋馬勢不前  
懷祿吾豈敢行路古所難  
獨有山上雲既出復知還

次場口

久宦迷故都故都在何處  
驅車向鄰壤頭白不知路  
長林日夕行曠野東西頽  
方遠歎途阻逾近覆心懼  
豈無入林翮莫與歸鷗遇

至古城飲馮氏家

跋馬向斯里彷彿見鄉閭  
徒知故山近終嫌歸路斷  
移疾駐近郊薄言息短翰  
新知固雲集舊交多雨散

惟君好兄弟視我實親串慷慨談昔游留連興累歎  
荒基記歌榭棄礎憶吟館不覩物興衰詎知時治亂  
鄙人獲良晤是節牽薄宦清危阻久陪別袂限長判  
你詩寫情慮聊用慰憂患

望九靈山

九靈眇何許連峯高不極依稀接遠霧仿像起寒色  
我家是山下別來歲頻易屋廬閑鳥聲冢墓遺骸跡  
可望不可至空多故鄉憶

九靈山房集卷之九

吳游稟

五言古詩

贈婦

單居易為久此別難處心而况我佳儼有若比翼禽  
暮栖必並枝朝啄常共林中道一分散曠世絕形音  
跋彼双睢鳩翔飛河之濶徘徊逐儔侶每與同浮沉  
今我反不如迢迢江與岑可能施兩翮乘風起相尋

婦答

妾昔舍閨里從君此西征為君是妾夫終遠父與兄  
豈知末路來與君亦分形茫茫畏途上惟携二豎嬰  
妾固知恋君君亦有妾情游宦偶無終聊各趣所營  
願勿以妾故沉憂損君生君軀泰山重詎比妾身輕

傷李次妾李乃舊魯迷失治書之妾未幾即死

此因傷賦

皎皎彼姝子粲粲美容華  
鮮肌映朝日惠質闢晴葩  
借問何從來生自公侯家  
一為箕帚妾歛已絕矜誇  
居處辭曩貴食飲避前奢  
奈何九秋霜竟殞三春花  
時時想爾形撫膺歎以嗟  
涼風撼房闥朗月照簾櫳  
佳人已冥冥髣髴覩爾容  
入室撫遺跡茵在床竟空  
海闊無回波葉落豈留蓬  
茫茫百年內私懷誰克從

泛海

仲夏發會稽卜秋別勾章  
擬杭黑水海首渡青龍洋  
南條山已斷北界水何長  
遠近浪為國周圍天作疆  
川后偶安恬天吳亦屏蔽  
蕩槩乘月疾掛席逐風揚  
零露拂蟠木旭日耀扶桑  
我行無休隙此去何渺茫  
東海蹈仲連西溟道伯陽  
輕名異道勝重已企時康

孰謂情可陳旅念坐自傷

渡黑水洋

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重險詎可言忘生此其處  
繁氛蒸作雲玄浪戲為霧枕底即龍躍擄前復鯨怒  
掀然大波起歛與危櫓遇入水訪馮夷去此特跬步  
舟子盡號泣老篙亦悲訴呼天天不聞委命命何據  
川后幸戢威風伯并收馭偶濟固云喜既往益增懼  
居常樂夷曠蹈險憂覆墜出處愧宿心禍福昧前慮  
皎皎乘桴訓持用慰情素

望大牢山

稍入東膠界即見大牢山峯攢倅劍戟嶂疊類雲烟  
稜稜挿巨海渺渺漾中川波濤共突兀天日相澄鮮  
泯居接島嶼觀宇連術阡既館茹芝士亦巢遁世賢  
客行積昏旦水宿倦舟船茲山思獨往結茅徵顏言

柁師不我從太息歸中原

抵膠州

舟行無休期晨夜涉風水踏越歷吳鄉乘楚造齊鄙  
逗浦波尚險即陸路終砥依稀見州郭倉皇問官邸  
土墻訝半頽草屋驚全圯所幸民俗淳稍使客情喜  
北來既旬月西去尚幾里巖程謂已近危途方始此  
沮洳浩茫茫管茅復靡靡幽燕去莫斷伊洛望心死  
日暮坐空林浩然念粉梓

宿高密

長途跋且涉征車馳復息曉旦發東膠落景次高密  
城居不幾戶驛舍僅容膝僕馬立空曠徒侶話曛黑  
客情既牢落世議復紛惑前險雖幸過後艱方未測  
骨肉在遠道親朋皆異域緘云當別家胡乃輕去國  
明朝望鄉處嗚咽淚沾臆

過營丘

營丘古齊國縣歷幾千春軌路偶經從延瞰一悲平  
郭郭盡阡陌濠湟半煙雲旦楹禾黍實暮走狐兔群  
陵逢世祀忽變換民居新廟寢想餘基文物憶前人  
在昔商政熄於時周德聞聖賢相濟會文武共經綸  
太公扶大業伯夷守其仁首陽遺節義東海爵功勲  
功勲誰獨久節義兩同湮物理有感觸長歎迴吾輪

至昌樂

秣馬安丘邑弭節昌樂縣道路正搔首郡邑忽馳箭  
邯河已虎據穆陵復豺戰西拒擁戈矛南出張組練  
倉茫走黎庶錯愕動纓弁我行日已遠我力日已倦  
身衢真栖息異事駭聞見如何命不淋所至時輒亂  
既同嗟家狗亦類焚巢燕僕御心盡灰妻孥淚如霰  
我道苟如此安得髮不變



次益都

我行何處所北海乃其地去家萬里餘為客九秋際  
白楊夾軌路黃茅結官第陸燠泥活活水愁河淅淅  
逐寇騎宵馳防敵城晝閉疲已星散驚塵仍霧起  
長孺指牛山掩泣望淄水進退兩難首徘徊尚誰恃  
易戎觸藩羝詩刺離孳雉已矣可奈何愁來但甘寐

七言古詩

題劉凝之騎牛圖

日落未落西山前誰家老翁牛背眠短身曲局聳兩  
有山花挿帽帽為偏左手拊牛右投鞭牛行不動穩  
若船一童衝冷手握拳迎風鼓勢走欲先荒郊暮暮  
草纖纖云是匡廬古道邊匡廬山水好盤旋此日劉  
公初掛冠劉公作令天聖間民物熙熙德化宣世上  
浮榮直幾錢白髮東歸耕石田當時出處亦偶然乃

留遺迹後人看長安城中足豪賢車騎駢羅氣灼天  
一朝變滅如雲烟姓字寥寥若箇傳我觀劉公差獨  
賢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君不見余吾水中天馬出赤鬣縞身朱兩翼剖玉為  
鞍韉不得錦衣使者捷若飛紫韁金勒看君騎却憶  
拂林初獻時鳳城五門平旦啓馳道行驕轡耳耳路  
旁見者誰不喜衆中牽出朝未央揮霧流沫滿道香  
毛帶息波眩日光龍眠老子識馬意行過天閑重回  
視白筆描成落人世我公賺之涑水濱百金市畫真  
得真奔霄追電何足云從今吹笛大軍起料知一日  
行千里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闔閭城中宿歲時千家萬家新祭祠炮羔烹豕設厨

供擊鐘列鼎宴賓墀高風獨羨蔡諮議五陵豪士不  
肯視餒餘也復餉比鄰席上盡皆胡虜器主人揖客  
氣如虹手搗天巧天無功即同魏子歌蜡節復與薛  
生吟歲窮就中更羨徐季海越州之英有渠在忽然  
示我除夕行一座驚看毛髮改主人愛詩兼愛酒老  
我對之顏獨厚交游栩栩滿樽前姓字寥寥落人後  
一年三百六十朝欲盡未盡只今宵無功可徵青史  
錄何法能救朱顏凋行年五十終欠二銀到百歲能  
有幾何須富貴勢薰天何須辛苦慕長年但願主翁  
酒常好時來取醉酒中老

次韻春雪禁體

孫生讀書光映落揚公聯筆色搖盞豈知今日物象  
新愁向三春堆積滿着地都將委瑣箴拂池盡把瓊  
疵澆直愁芝蘭埋沒平詎惜松篁摧挫短雜梅既無

北使折穿楊那有東風管千遠曉滑乍羞明萬瓦夜  
寒仍待伴村村掩土蛰迷戶處處壓林巢覆外集遲  
固為入坎深消早豈緣侵座暖世事已如鴻印爪我  
生方類鹿行曠卧廬正慕焦寢安掃徑却嗟袁路斷  
何人無事杖堪尋誰家有酒門可款皓首書生自局  
束紫髯叅軍每蕭散方晨致命許降臨未午催詩戒  
遲緩徐君可是常勝家白戰先陳漢庭袒陽春一曲  
古難和凍筆閣來敢辭嬾

湖州行送人作郡

湖州歲歲脩城堡敵騎時燒城外草城外居民如野  
鹿目睽睽兮尾促促去輸官稅輸不足半在軍中半  
在獄獨留新婦餉姑前也執吳綃供稅錢吳綃已盡  
歸未得復到官家候消息我相聞之憂爾湖命選賢  
矣此剖符賢侯若為湖作主便須罷却徵求苦留得

湖民障茲土

豕圖行

胡風吹沙黃入天胡馬奔騰西出關邊頭人民格鬪  
死路旁突出惟孤豕群胡竦馬逐豕逃彎弓奮戟意  
氣豪一人自足當豕力衆騎盤旋追不得當時豈為  
一豕謀只恐功成恩寵休豈知此豕命既脫存食郊  
原竟難遏秋來草黃馬正肥將軍處處事驅馳何時  
射豕得豕歸嗚呼何時射豕得豕歸

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成都婦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庖夜長不得棄機杼  
就中小姊最堪怜箔蚕已老雪團團欲縑新蠶為匹  
帛有燭當窓不敢燃廉生字民識民意來把成都火  
禁弛千家萬家夜燈起機聲軋軋滿城市成都婦笑  
開軒還引老姑齊拜天從今姑婦可安作迴晝為宵

亦不眠  
廉生廉生來何暮  
里巷至今傳  
五袴五袴傳  
來休重歌馬公為政勝  
廉多馬公為政勝  
廉多一朝  
去兮柰若何

次韻白頭母

錢王城中白頭母  
自言身是征人婦  
征人十五二十時  
有力終堪折  
蝨股一朝鞞鼓動  
地聞却憶戰場勦  
可樹弯弓拔劍走山東  
鉄騎奔騰遇強虜  
壯士軍前不顧生  
賤妾城頭空獨語  
亦知力盡當解圍  
山海悠悠沒歸路  
自從棄背今幾時  
門巷蕭條雪滿蹊  
破衣露肘釵半折  
忍對故居成馬埒  
婦人老似鴉盤茶  
此日翻愁夫到家  
夫到家我顏那得新  
如花當初本自同  
苦樂只嫌身貴情亦奢  
白頭母涕如雨  
我亦悽然倚庭柱  
幾時所得征馬蹄  
不載居人出門去

題蕭隱士卷

有鳥結巢東海湄正值海風初發時飄飄起向天漢  
飛引以群鷁挾以雌豈知天漢風亦悲迫逐更有鷗  
鴉窺禍機未動已心知中夜相失群迺離既離復合  
誰實為鄉閔迨迨千里歸却羨舊林多好枝

故人子以早年中選喜而有賦

吳門九月秋氣滿析析西風吹葉斷忽傳一夜春信  
來千花萬花燈上開花開向君報君喜賢書曉到吳  
門裏羨君身著五來衣竟向文場戰勝歸君年今終  
十有九能使香名滿人口祇緣育得毛骨奇長頭廣  
額豐兩頤雙眸燁燁復如電世人見之驚且歎人說  
驍驕產駿駒叱撒不生凡馬軀有士如君事非偶畢  
竟而翁積來厚而翁當代稱才賢身懸紫綬色赭然  
居官不蹈紃袴習教子惟磨鉢硯穿莫恠君今致身  
早庭栽五桂應亦老須識朱衣暗點時好是而翁濟



時了家澤如斯世所無生子只作蒼頭奴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

之子官何處湖流一舸通汀洲巖影外城郭水光中  
夜泛蒼溪月春吟若下風若逢陳太守為報各衰翁

送趙司令

自入嫖姚幙從軍凡幾年却緣鹽筴利去讀海王篇  
蜃氣侵官舍鮫人迎渡船看君未年邁暫出莫悽然

除夜客中二首

忽忽歲欲暮飄飄歎此生孤舟游子恨兩地老妻情  
數蹇頻思卜途窮懶問程遙知小兒女猶自說昇平

又

已就長途往堪憐暮景斜一年惟此夜千里更誰家  
戀國心空赤憂時髮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烟霞

歲暮留別二首

五十明朝過何從託此身不堪垂老日翻作負羈臣  
四海無知己長途惟見君明朝今別處草木為誰春

又

從宦不得意歲闌聊復歸親朋隨地有情誼似君稀  
舟小容分榻裘單許借衣平生歲寒意臨別重依依

自定川入海

乍離東海郡又上北溟船紅見波中日青窺水際天  
鄉關千里隔身世一帆懸鄉信何從達歸鴻落照前

渡黑水洋

舟行滄海上竟斷黑波前好似星沉夜仍逢雨至天  
鯨迷川后國龍觸佑胡船強起推蓬看惟應髮欠玄

次大牢山下

草樹蒙祠古波濤仙掌清鐘聲千里闊帆影一舟橫

茅屋邊山成泥墻傍海城中原風景異到此暗傷情

至膠州

自入東膠路鄉邦此地賒人悲西候日帆亂北溟霞  
民俗裹為業州城土作家驛樓何處是庭樹暮栖鴉

宿高密

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齊地晚紅葉海邦秋  
燈影明官驛鍾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過營立

山川無變易人事有消亡堪歎鷹揚地都為鹿卧場  
故墓穿井邑衰草半濠隍屬有歸歎歎登臨倍感傷

寓昌樂

淮海來時路東西幾日程一年行萬里數口託孤城  
邯水方馳箭嶠函未罷兵餘年已無幾坐此欲何成

次益都

使傳來遙甸，佑車馳近垆。茅廬城外市，楊樹驛邊亭。  
淄水穿原綠，牛山入郡青。西游應未遂，又復渡滄溟。

送班景道

鄉邦南北異，姓字獨先知。忽見還成別，重逢總未期。  
路分殘雨外，馬度夕陽時。莫動林居興，轅門新拜師。

七言律詩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使君持節欲何之，好是中原酣戰時。天遠儲闈淹歲  
月，雲纏殺氣傍旌旗。渭川浪急舟行速，秦樹陰深馬  
去遲。復命東藩還築日，風霜看取鬢成絲。

次韻游寶華寺

失脚江湖髣欲華，尋僧姑叟趙州茶。卓泉不復聞飛  
錫，說法空傳見雨花。水樂隔林迷梵唄，雲衣入戶亂  
袈裟。同游賴有蘭臺客，時出新詩鬪彩霞。

次韻哀逝

豈期偕老到如今却掩深情此水滄傷逝已枯潘岳  
淚齊眉真負孟光心竟迷東海何時返迹闕西湖與  
恨深老我每多墳墓感一聞楚些浩難禁

次韻寄陳大參

仙風久仰羽人立功業今歸戶牖戾萬事糾紛難辟  
穀一秋衰謝獨登樓思閑已蠟遊山屐頭治方資濟  
海舟聞說中營頻倚注文園肺病幾時瘳

次韻憶張雲門

年來已草絕交書豈為青山不負吾自分迂踈非世  
用愧公寸力應時須文多每憶相如病道勝無疑子  
夏癯有客維舟同感念詩筒還復寄來無

次韻游上方

故人邀我破愁顏風磴雲巖尚可攀五色蓬萊常近

郭一湖波浪欲浮山江皋極目寒楓落澗道傷心細  
菊班作客異鄉俱老大乘時相賞不知還

次韻游靈巖

白浪連天日下春杖藜此地躡層峯山從水上搖光  
碧樹向雲間結影重香在晚風歸野衲琴臺暮色度  
疎鐘懷人憶事空惆悵登眺何曾得暫從

次韻謁范文公祠

長憶當時將相門范公壯氣獨軒軒百年義膽聞強  
勇一片忠心奉至尊祠宇何年遺結搆子孫易代自  
使蕃白頭悵望空歸去垂裕誰人及後昆

次韻遊湖山

偶向西山傍鶴飛絕愁嵐氣襲人微道旁野樹飄花  
盡湖上陰雲作雨歸青瑣迢迢恩獨厚赤松巢引事  
多非求仙何侶瀛洲好清切依然近紫微

渡海

結屋雲林度半生  
老來翻向海中行  
驚看水色連天色  
壓聽風聲雜浪聲  
舟子夜喧疑島近  
估人曉卜驗潮平  
時危歸國渾無路  
敢憚波濤萬里程

黑水洋

涉海終經五日期  
深洋一望黑淋漓  
波濤月夜人先見  
船過兩天龍未知  
險勝呂梁漂鷁處  
悲同巫峽泣猿時  
平生一段乘桴意  
莫為微軀到此疑

登大牢山

海上名山誰作鄰  
數峯高起自為羣  
林明夜見水底日  
浪動暮疑岩下雲  
渺渺乾坤何處辨  
迢迢齊楚此中分  
那看回首東南地  
烽火連年警報聞

至東膠

海上驚聞報曉鷄  
人家只在水雲西  
小舟橫浦潮初



落茅屋壓蒼鴉亂啼縣市僅誇南貨聚州城獨許址  
軍樓平生自是多離恨一到中原便慘悽

宿高密

杳杳山城倚暮天依依墟里見寒烟海邦出息空今  
日齊地徵求異昔年俗鄙誰歌招隱曲道窮虛誦卜  
居篇故鄉回望在天末一片歸心對月懸

營丘

空壕廢堞繞營丘一望凄然使我愁賜履封侯千古  
在委端霸業此時休鴉啼古木西膠暮鴈落平蕪北  
海秋回首江南萬餘里異鄉如此為誰留

次昌樂

世亂何從託此身荒城牢落偶相親民情固洽初來  
日兵氣終悲乍見人鉅鹿郡連來羽檄穆陵關近起  
烽塵携家避地頭俱白寇至更堪消息真

吐海郡

齊國西行幾日程平原望望怯初經  
雨途車過泥藏轍晴巷馬來塵滿城  
野色吐連三晉迥河流東注兩淮清  
中原土俗古云樂老我今多萬里情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三冬不作雪元日乃飛花殆似呈豐兆  
蔡還如獻歲華曉梅同璀璨戴凍蝶闌交  
加疊迥如拖縞徐旋空若攬車隨風疎復  
密蔡雜霰整還斜葩借雲為葉戴光疑月  
在沙迷汀難辨鷺徐蒼柳易分鴉詠絮應  
輸韞蔡吟車欲過义寒將樹酒敵戴瑩比  
塞酥嘉刻畫天呈巧徐鋪張地掩瑕早朝  
光映坊蔡暝獵勢浸宜後臘寧非瑞戴先  
春益自誇拂林微見蔬徐綴草淺窺芽暖  
促庭倪化蔡陽催瓦雀呀土融偏潤麥戴水

活最便茶不雨簷常滴徐當陰砌或遮詩成燈屢剪  
茶坐久鼓頻搗路活妨迴騎戴城嚴畏奏笳歲寒同  
在旅徐春至倍思家此日堪來興蔡歸舟向看耶戴

七言絕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夷白學士韻

范家里巷子孫稠幾度經過回白頭自是平生重風  
義豈緣花柳數來游

秋思二首

我家遠在浙東西萬里悲秋思轉迷欲向長途寄安  
信歸鴻飛盡暮鴉啼

往事分明似夢中弊衣破帽立西風河流不為愁人  
計勢逐長江日夜東

山東九日二首

去年南地過重陽種得籬花一丈長及到山東詢節

物傷心惟見葉飄黃  
年年此日倍思親况在天涯作竄臣  
昌樂城中風雨急幾回和淚洒衣巾

憶汪遜齋二首

四明羈客近如何別去今終一月過  
記得小齋多野思豆花陰裏唱離歌  
一身獨向中原去每到前途憶故知  
折得柳條無寄者小橋東畔立多時

送陳仲宣東還

長途漠漠思凄凄人盡東還我獨西  
家在江南消息斷煩君問訊重悲啼

九靈山房集卷之九終

一食儻向中君去甚佳而多謝效味亦甚  
四時靈香直欲同歸去今雖一月靈香對小森夕  
靈香四時天賦味中  
年平山日新靈歸天賦五林靈香靈香中風  
靈香四時天賦味中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

吳游橐

碑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伺伯初同編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國家置縣令以治其縣事丞者令之貳所以述縣事而輔令者也故輔之無缺則一縣蒙其福毫髮有間則百里為之不寧矣丞之設豈虛也哉長洲為吳大縣按其圖迺泰伯仲雍過化之地其土疆沃羨碩大有江湖川澤原隰之富其植物豐茂繁暢有黍稌拒枉之饒其俗有樹藝商賈之利則丞是縣宜乎其益重矣然自國初縣始置吏於今幾百年而為之丞能以智慮措諸事德澤施於人豈可以一二數哉碩無語言以宣之文字以達之而智慮之見諸事功者不得以久著德澤之夾乎人心者或至於遺忘得非

記載之缺文而士民之遺恨乎乃者錢塘龍井寺僧  
子元以為泰州楊君之為丞是縣也政治廉明他縣  
吏所不及今以年勞改調留之既不得則退而圖所  
以昭永久者以余方執筆從諸公後來請紀述其事  
以慰縣人去思之情余以不知讓子元則告吾僚友  
陳子經氏子經來言曰昔崔思立為藍田丞僅以破  
崖岸而為之陳南仲為武功丞僅以簡靖輔之昌黎  
韓子河東柳子猶為之作文誇美以傳示後來今君  
之政有不在二人下而子元之請之也固宜余於是  
有不得而終辭者矣今相國之治吳也以便宜擢君  
於戎行方佐治崑山施於有政決羣疑於片語而細  
民之服之也深集庶務於移刻而長守之倚之也重  
其來而處斯職也帖姦戢暴植善翼良上不畏乎強  
禦下不聽乎私謁惟知執法以奉公竭勞以盡職特



當藩翰事殷用兵未息東南民力乃多在於吳郡吳郡所需乃多出於長洲長洲為縣名之曰都者三十歲出田賦上送於官者為在五十餘萬君之未至也每以疲弊之貧民配之無并之大家都鄙之間常紆然不安而民病甚矣及君之來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其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均齊方正較若畫一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康矣迺者大發民開白茅河所在縣邑騷動而君嚴立法程俾貧者出其力富者輸其財為之芟舍資糧罪屨酒馘醫藥以勞株之而居者無艱瘁之虞行者無寒餓之厄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此其為治之大畧也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以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歲月與衆人同而其所著見獨章章如是亦難矣哉於是吳之士大

夫與夫在邑在野之民以及外教之流咸以君之去  
為可惜顛得伐石琢辭述其去後之思而余則以子  
元之請特為次第其言采其歌誦而載之其詞曰  
於維我國惠綏黎蒸既設之令復佐之丞維吳有縣  
甲是南土維是揚丞民之父母丞之未至孰父母余  
我民張張莫寧其居丞來撫之乃遂食息卒不追呼  
吏不隳突民有征徭豐儉倍蓰丞來均之大小具宜  
民有力役我是用瘁丞來舒之如舟斯濟丞之視民  
如鑑之明善良顯跡姦宄遁形丞之守己如水之潔  
出無文車居不華枕匹夫匹婦感慕靡忘豆羹必祝  
斲之壽康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獲保室家皆丞之錫  
老者日亡壯者日衰我丞之澤民得以知載歌載謠  
託之貞石于千百年紀此成績

贊

蔡履菴畫像贊

有倬蔡君實聰實懿侏侏而貞姽姽而智以聖賢為  
學而伊傅是期以法令為師而風雲自致得君子之  
時有霸王之器既高步於省垣復秉忠於師紀借籌  
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乃駕仁而榮勇乃翼  
忠而羽義粹然圭璋之見屹然山嶽之時信邦家之  
老成儼士林之綏履圖而肖之萬一窺其涯際矣

道衡禪師平公畫像贊

觀道於衡其道躍躍謂衡即道其道斯邈士之有身  
猶物之衡具此靈光道以是生道以是生而身非道  
為道寓身豈如來教緊道衡公身短而豐道衡視之  
幻化是同既同幻化惟道靡壞孰謂道衡丹青可畫  
歲

嚴陵汪先生嘗筮日宿賓冠其子復而字之曰一誠  
請余製辭以歲之

於皇上帝降衷羣生相取攸初孰匪是誠誠斯無妄  
一而不二其體渾然乃聖之至氣或內室欲仍外証  
是誠日消為愚為庸喜彼愚庸亦克由聖卒間霄淵  
妄為之病惟賢善學必復其初其初既復斯聖之徒  
伊汪氏子命名曰復字以一誠聖學是勗咨是汪生  
受性則靈聞詩聞禮復自過庭今既加巾製辭訂義  
可以冠裳媿厥名字欲求妄愧宜慎是思思而克誠  
聖豈遠而

退思齋銘

天有關石以補之君有過惟賢是禪禪之曷以我退  
而思思則斯得不思何為嗚呼君之過兮我知我之  
過兮正者其誰出入是齋兮鑒此銘詩

說

山泉說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蒙曰嗟夫泉者水之始達而蒙則君子之所以養其德焉者也余友天台葛君名蒙而自署其號曰山泉是殆以君子之學自勉耶君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余復之曰亦嘗觀於海乎磅礴而洶湧注洄而震蕩放乎太空掉乎無垠浩浩然洋洋然被萬里莫之端倪畢萬古莫之終始何其深且廣也然即其源視之則濫觴於崑崙經始於岷山然後衝底柱下龍門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焉海乎海乎其所以致夫深且廣者非山之泉乎雖然方其混混滴滴未知其所出也苟或窒其源而遏其流使無以遂其達之之性雖欲自致乎大荒之溼漉漭之尾不可得矣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也乎學

者之欲至於聖賢猶泉之求達夫海也不以聖賢自  
處而學之者是窒其源而遏其流也窒之遏之則泛  
濫汪洋無所底止其不為衆人者幾希此養蒙之訓  
所以為學者之先務也人生而幼其於辨事接物之  
際雖蒙而未達然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固以具於  
純一無偽之本然矣苟不矜其所得而慢於學則其  
至於聖賢也孰得而禦之哉然求所以至之道焉  
尤未有得於養者不能也是故詩書六藝所以養其  
心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所以養其耳目手  
足祭祀鄉射養老之禮又所以養其恭敬其心以為  
不如是則其不至於聖賢者不可以罪吾之德也夫  
聖人者人倫之至也余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衆人  
皆有此德也聖人至而衆人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  
事也然亦養之於蒙而後可也故曰君子以果行育



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君性睿而質美則所得於天者厚矣又能惻惻乎以講學為職業其於山泉之義庶幾哉因廣其說以為贈

書

投知己書

正月間辱示厚意戰掉悚慄若無所容嗟乎僕生五十有餘年矣雖足跡不出乎吳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還於士大夫間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斯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關即變顏反目遽然相背負有矣或攘臂而擠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於望望然若不識知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則滔滔皆是也於斯之時而能以道始終不以時而去



就不以利而厚薄考之言行而無二窺之度量而不見其畦畛者惟閤下一人而已朋友道絕僕乃幸遭逢於閣下寧不為之感荷也乎乖隔之餘每欲致一書以陳此情語短意長將發復止行自念方當窮深極密與時世不相接雖閣下之我愛亦無從款曲以道其離別之思故不得不有言以告僕受質甚愚下於書不能多讀讀亦不能記憶凡其艱苦而僅得者不過用以資於文與詩而於古聖賢人之道則固未之有聞也以故心志不明暗於事幾見夷不能履見險不能避踉蹌顛頓為士類羞若夫妄言妄行不顧是否同於狂惑喪心者之所為則誠有不敢知我信我乃不為流言之所移嗟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乎世之如閣下者既少則彼之造事以詬我攘臂以擠我尚何恃而不懼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亦在乎反

躬自省擇夷而履之望險而避之一舉一動皆由於  
正使之無隙之可乘無迹之可議如斯而已耳願以  
力微才少莫知所從其道云遠有若望洋兼之病妻  
弱子累乎中衣服飲食迫乎外僕之事其使閣下悲  
也嗟乎閣下之知我深矣其信我至矣乃今不特知  
我信我而重以悲我則僕於閣下當何如報我報不  
報在閣下未有所損益所以如此云云者蓋將明吾  
之心耳然僕於閣下亦豈待於有言而後明耶山中  
風氣多寒入夏暑熱更甚將息之道為難閣下春秋  
既高宜益安居靜處使內有所養而外邪無從入庶  
幾身可康強而永保壽年此固鄙心之所繿繿者然  
不能自悅而持以獻諸人閣下得無閔笑之乎雖然  
閣下亦加慎矣我相望正遠何時一見以罄此懷不宣

傳

丹溪翁傳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脩學者尊之曰丹谿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誦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卧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捺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

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  
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  
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鑿得金劉完素之再  
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徧甚特能厭  
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  
薦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備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  
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  
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敷揚三家之旨而  
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  
無少疑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鑿  
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  
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未疾醫不能瘳者餘十  
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  
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

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  
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  
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  
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  
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腕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  
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  
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  
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  
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  
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  
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  
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  
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  
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

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  
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  
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  
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  
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  
位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  
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  
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  
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  
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  
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  
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  
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  
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



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兩同東垣何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



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贅癰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肘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膈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熾論君火曰用之火論相火

是宜後人之體。譬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

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嘗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藏正熈火土之旺尔內經又

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  
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升動發生  
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  
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鑿益聞四  
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  
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  
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  
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漫注而汗瀉翁診  
之脉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  
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  
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  
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  
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脉滑而數  
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

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鑿以為可治翁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止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鑿作大熱治翁診之脉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巳今六脉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傅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

升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  
決愈里人陳時并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  
之脉數而瀉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  
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  
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洩見血者有年翁用補  
血之劑投之驗摧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堂中  
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  
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願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  
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為製  
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  
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  
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參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  
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



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  
辭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  
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  
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  
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  
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  
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壯卧者且半  
載鑿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  
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  
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  
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  
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  
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  
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



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  
子宮也氣五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  
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  
具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  
也如之一貧婦寓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  
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寓而無欲  
庶幾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  
百遂不發動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  
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  
他人靳靳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特學  
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亶亶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  
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  
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  
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

語人曰翁之醫其殆橐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  
見自以為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斷  
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  
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畧摘  
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  
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  
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  
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候乎翁春  
秋既高乃詢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  
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  
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  
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  
禮文而敬泣之事母夫人也時其節宣以忠養之寧  
歉於己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己子而必施厚於

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  
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為直  
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  
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為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  
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  
浼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鑿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  
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誌茲故  
不錄而竊錄其鑿之可傳者為翁傳庶使後之君子  
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惡  
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風聲氣  
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發得道學之源委而混迹

於醫或以醫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毓神開其心至  
於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關於倫理者尤諄諄訓  
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丘明有云仁人之  
言其利溥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謂直諫多聞之益  
友又可以鑒師少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終